

我随渔家海上行

■王天瑞



那时，我正在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一天，师政治部突然接到军区政治部通知，调我到渤海去体验生活，然后创作反映海疆生活的诗作，并为我安排好了陪同人员以及体验生活的路线——渔村、海岛、哨所、连队……我立马急匆匆奔赴渤海之滨。

睡了，夜，睡了。我住在渔村里。轰隆哗啦……轰隆哗啦……汹涌澎湃的海涛打着节奏分明的鼾声。也许，渔村里还未入睡的只有徐处长和我。徐处长已在海疆战斗十多年，是位名副其实的“渤海通”。他正给我讲入乡随

俗哩！

大海，无边无际，瞬息万变。渔民与大海相比，竟是那么孤单和渺小。徐处长说，海上生活险恶，渔民们无不期盼在生活和劳动中寓意吉祥。他们忌讳说“翻”“扣”，而改说“划”“划过来”。船帆不说“帆”，说“篷”，升帆说“撑篷”。渔船卸载完了，不说“完了”“没了”，要说“满了”。在海上遇见鲸鱼，不能用手指，不能直呼“鲸鱼”，要尊称“老人家”“财神爷”……

我的心情怎能不随大海一起激动呢！太阳升起，一户渔家举行新船落成“开光”仪式。船主肃穆地烧纸、焚香、磕头、放鞭炮，亲朋好友纷纷送旗祝贺。旗高六尺，意为“六六大顺”。船主备有两只大红公鸡，一只在船头开刀宰杀，让鸡血顺船向下流至船眼睛，俗称“开光”，表示船睁开了眼睛，灵魂已经附体。另一只公鸡当场放掉，谓之“放生”。然后，船队集体烧纸、焚香、磕头、放鞭炮，绕码头一周，出海远航。众亲友聚集海边，祈祷平安，敲锣打鼓，深情相送。

船队来到磐石岛，我和徐处长下船登岛参观，船队赴深海捕鱼。磐石岛周围有七个小岛相拥，这里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是天然的抛锚之地。南来北往的渔船，常在这里加油补粮，或躲风避浪。岛的东南方，有一巨型石柱突兀而起，颇似怀抱婴儿的渔妇眺望远方。徐处长说，据传，古代有一位新婚丧夫的女子，盼望亲人归来，每天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到海边哭泣，终于幻化成这座突兀而起的“望夫礁”。

更令我惊奇的是，早在元代，磐石岛上修建一座海神庙，香火极盛，人们纷纷传说，遇有恶劣天气，海神会为迷船送灯，指引航向。

于是，各船都仿照自己的船样制作模型，敬献庙中，请求海神保佑。“愿船”越来越多。现在，庙中珍藏着元、明、清以来的几百只“愿船”，极其珍贵，成了历代船只博物馆。

赶海去！我兴趣盎然地参加一次赶海活动。大海哗啦地退潮了……很多鱼猝不及防，无奈地被留在了海底的石缝里、石沟里、石槽里、石窝里……黄鱼、带鱼、青鱼、海参、鱿鱼、螃蟹、对虾……还有藏在沙子里的花蛤儿、玉螺、圆螺、香螺，还有附在礁石上的牡蛎……你只要有能耐，就可劲儿地抓吧、逮吧、背吧、扛吧……于是，每当大海退潮，男女老少便背着篓子，拿着钩子，夺门而出……徐处长告诉我，海边人，只要一说现在是农历几月几日几时，立马就能说出是涨潮还是退潮。徐处长还告诉我，赶海有很多技术和经验哩，最普通的知识是要记熟那代代相传的歌谣和俗语，如，“初一十五两头干”，说的是农历初一与十五，早晨和傍晚都退潮，一天之内可有两次赶海良机；如，“西北风落脚赶大潮”，说的是西北风一停止，便是赶海的极好时候；如，“东北风，十个篓子九个空”，告诫人们，刮东北风的时候赶海，是不会有啥收获的……

磐石岛人格外热情，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家家户户争相邀请我去做客。我和徐处长来到民兵连长家，看到桌子上摆的，饭饭菜菜汤汤水水全是鱼。徐处长得知我是河南人，笑说，没有品尝过吧？我说，很难得有这种口福。不是吗，鱼煎饼、鱼饺子、鱼包子、鱼丸子、鱼面片、鱼糊汤、鱼蒸酱、鱼熬冻……还有一筐子洗得清清白白的大棵葱。渔家人都说：“渔家饭，就大葱，吃得肚子鼓绷绷。”

明天，我们将乘渔船奔赴龙泉岛！

致赏花姑娘

■齐春明

你在赏花，
人在看你。
看你就是赏花，
赏花是在看你。
你沉醉在春色里，
人陶醉在欣赏里。



清明思故亲(七律)

■七秩翁

清明(一)

乳燕雏莺盼日红，
梨花飘落到清明。
南来北去寒回暖，
西坠东升雨复晴。
棵棵苍松新吐翠，
家家祖墓尽哀声。
禾苗沐浴增增长，
又见园田叱犊耕。

清明(二)

告别严寒送走冬，
清明万物俱阳生。
思亲莹莹添新土，
念祖儿孙尽孝情。
纸焚风飘飞片片，
鸟啼月落噪声声。
年年祈祷烛香祭，
梦拜严慈热泪倾。

清明(三)

九尽花开百稼生，
甘霖普降喜田农。
郊原水浮禾气，
湖泊无发发菱英。
蝶遇三春双翅展，
花惊一夜两泪盈。
谁人不爱阳娇艳，
车马犹歌初放晴。

悼椿萱

养育之恩重似山，
缅怀二老久难眠。
持家挑担行千里，
抗战推车过百川。
秉笔为毫书广宇，
平原作纸写农田。
烛光燃尽风飘去，
无限哀思泪若涓。

忆长兄

解放之前做佃农，
牛衣岁月度平生。
长村四里无遗失，
皓月三更有吠声。
七秩老骥筋已断，
千斤重担臂难擎。
香江悔恨归来晚，
此憾绵绵未了情。
注：长兄每日三更起来拾粪，故有犬吠声。

阁楼上的茶香茶情

■李梦雪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在南宋诗人杜耒笔下，烧茶待客显得清新朗静、韵味十足。

将这种韵味引入家中的是妈妈。每当有挚友来访，她总要邀人到家中的小阁楼上，烧水泡茶，盖起杯落，欢声笑语间常常是不知不觉觉已至深更。虽无酒，人却微醺，醉心于半屋书韵，一室茶香。

喝茶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茶包加开水。从制作手艺到品尝流程，需多道工序。就说白茶，工艺很特别，也最自然。制作时，不炒不揉，既不像绿茶那样制止茶多酚氧化，也不像红茶那样促进它的氧化，而是把采下的新鲜茶叶薄薄地摊放在竹席上置于微弱阳光下，或置于通风透光效果好的室内，让其自然萎凋。晾晒至七八成干时，用文火慢慢烘干即可。由于制作过程简单，白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茶叶的营养成分。在原产地，百姓自古就有用白茶当药的传统。

上周末回家时，妈妈拿出一大块保存将近十年的白茶砖，让我用小茶铲铲开。这个环节叫做醒茶，意思是让沉睡或尘封的茶叶通过与空气和水分接触苏醒过来，吸收天地人气，重新焕发茶叶本真的色、香、味以便于冲泡。被压制后的茶砖非常细密坚硬，茶叶像被尘封于时光的睡美人一般，在人的呢喃耳语中苏醒。妈妈说醒茶的礼仪是沐浴、更衣、斋戒、静坐，之后方能醒茶，想必要同白茶一样纯净、素洁、安宁、虔诚才能让她精神抖擞、心满意足地醒来。

我用小茶铲横向一层层地将折叠压缩的白茶还原成单薄纤弱的形态，偶有失手，茶叶从铲边飞溅出去，像是白茶从睡梦中惊觉，打

了个喷嚏。后来刚读高中的弟弟应妈妈之命来帮忙，对着茶砖又戳、又劈、又砍，我笑说他这不是醒茶，简直像“杀茶”一般，疼得白茶噼里啪啦，四散逃窜，真是不懂怜香惜玉。

白茶在弟弟手中历经千辛万苦地醒来，从自我防卫的坚硬形态回归到内心的细腻柔软，还带有那么点似卷非卷的羞赧，那么点欲展还休的娇怯。在电热水壶的高效工作下，水很快烧开了。白茶还没有完全睁开惺忪睡眼，就被送到了蒸腾袅娜的热雾前。枯皱的叶片一浸入滚烫之中，便在你来不及眨眼的时候舒展开拳脚，一改往日淑女风范。你若静心聆听，能听到她们叫嚣着在狭小的茶壶里撒欢打闹，挤作一团。

笑闹一番人间，静待上几分钟，白茶倏地想起自己来到这世上的使命，终于在壶中坐定，幽幽地吐露出清香来。白茶做好了所有准备，现在只等人来垂青了。她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才带着怀才不遇般的芳心，近乎完美地出落在你面前，你怎能不报以同样真诚的倾注和虔敬的心怀呢？

她最先踏入的是闻香杯。闻香杯，顾名思义，不是用来喝，而是用来闻的。它比小茶碗更细更高，滚烫的茶水在闻香杯中作暂居的旅人，稍作停留，便来到小茶碗中静待冷却。而此时闻香杯接纳了白茶最接近沸腾的时刻，靠近闻香杯闭眼吸气，她这一路上经历的所有嬉笑怒骂、喜怒哀乐，全都在你鼻尖萦绕。她竟像香水一般分出了前调、中调和后调，就像她走过的路一般：前调羞涩娇怯，中调热烈生动，后调庄重静媚。闻香时满室宁静，却不同于庄严的死寂；几个不同的灵魂在一种奇妙的和谐中聚拢到同一时空里，此时



无声胜有声。宁静，是茶的语言。

终于，她来到你的唇边，搭乘着恰到好处的温度，裹挟着恰如其分的芬芳。你将她的故事细细品尝，像是伯乐相马，像是久旱逢甘霖，又像是他乡遇故知。齿颊生香的刹那，你恍惚间有一种错觉，仿佛你和白茶已熟识很久很久。抬起头，茶桌对面的朋友正好和你目光交汇，盈盈一笑间，多年的交情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更像一盏茶，携手共度悲欢喜乐，一切故事都在阳光和雨露中压制成砖，所有情怀都在苏醒与沸腾间涌动，又在彼此共享的年华中袅袅消散，晕染出一幅水墨画卷。

洗盏更“酌”，共话茶情。陆游诗云：“客散茶甘留舌本，睡余书味在胸中”。茶余，涤荡了唇齿，顿觉魂灵也应得到同步的滋润，便信手从整墙的书柜上撷取三两本合眼缘的书，纸页翻飞，指尖茶香萦绕。茶与书无声而和睦地协奏，人与物静默而温润地和鸣。

月上西墙，宾客尽散，寒夜寂寂。

阁楼隐隐传来白茶的梦呓。